文学评论

厚重与宏阔的抒写视角

——浅析章治萍组诗《鸟影进行曲》

□ 瓦楞草

《鸟影进行曲》涵盖9首诗，是章治萍发表于《朔方》2023年8期的一组佳作。这组诗注重诗句言外之意的传递，其意象组合形成思想与情感的丰富蕴藏，为阅读者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，并以独特视角的抒写呈现了当下西部诗歌主题的多元化发展趋势。笔者将从“诗的风格和语言、组诗意象解读、思与情的抒写”这三个方面对该诗进行浅显的分析和探讨。

诗的风格和语言

风格。分析《鸟影进行曲》的风格，需考虑其作者章治萍身居的地域文化对其诗风产生的影响。诗人多年工作于西部雪域高原，足迹几乎遍布青海腹地，20世纪80年代起写下大量地理诗和生态诗，无疑是西部诗群中较有实力的一员。但将这组诗置于主要呈现苍茫、宏阔、粗粝、奔放的西部诗歌之中，却又鲜明的不同，似乎多了一种江南水乡的底蕴。究其根源发现，章治萍生于江苏无锡，其辗居无锡与西宁两地的生活模式，注定他会受到南北双重地域文化的影响，这种影响也在诗歌中得到体现，从而导致这组诗既有北方诗歌的大气与神秘，又有南方诗歌独有的温润和灵气。这组诗着力于意象的捕捉，更着力于意境的创造，从而形成思想情感与诗中物象的互相渗透，构成了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。

语言。诗人内在的灵魂只有遇到与之适合的诗性语言，才能达成个体心智与外在事物的完美结合，从而使笔下的文字成为高度象征的符号，而这组诗建立在诗人身处一定思维高度观察生活，挖掘人性和剖析自我的基础之上，呈现了书面用语独特的语言识别系统，如：《除夕之月》中，“风起云涌，清丽的梦在桥上聚拢/又在桥下散开”的诗句，令人想到我国传统古诗词的语言表达模式对其诗歌的渗透；《怀人，或者面朝大海》中，“虽然大海此时在咆哮，歌却不止/我于是看到跃升的翅膀，从阴风里”的抒写，又令人感觉是我国传统诗学象征性的影响，导致其诗在语意、概念上蕴藏一种暗示或寓意，显示出含义的扩大，从而在形式上增加了诗歌的波澜壮阔之感，而隐藏于诗句之中的语言密码，形成了阅读时读者对其诗歌语言印象的基本定义。

通过对《鸟影进行曲》风格和语言的探索和分析，可见这组诗的魅力不仅体现在语言应用之上，更多是内在的蕴含，而章治萍创作时融入诗性语言中的自身独有的风格和理念，也诠释了西部诗风的不断变化和遵循的一种良性发展。

组诗意象解读

《鸟影进行曲》这组诗包含的九首诗里，鸟的意象或明或暗，或多或少地贯穿其中，诗人在意象的应用中也考虑到注重体现意象呈现的形、声、态。比如：《除夕之月》的诗句“唠絮的月亮/总算穿过那道青檐，留下/圆圆的黄鹂，带走长长的白鹭”，其中“黄鹂”和“白鹭”是一种“形”的象征，令人遐想“月亮”“穿过那道青檐”后一种“形”的改变；《怀念，或者注视的目光》的诗句“她离开枝头的刹那间，我的心头抖了一下/为莫须有的伤感”，呈现出一种与鸟的意象相关的动态的“声”，结合诗歌开端“鸟影剥落了冰雪”的抒写，可见诗人“莫须有的伤感”的根源皆是因为意念之鸟的离开，而诗句中“抖”的使用加深了阅读中一种动态的审美；《靠近，或者走过》的诗句“奢侈的抵达/恰恰是真实的逃离，在所有的无所谓中/感受一只鸟所有的神情，在春天的前夕”，其中“感受一只鸟所有的神情”象征诗人心神的一种“态”，为凸显这种意象之“态”，诗人在这首诗的前端用了大量的铺叙营造氛围，传递主题思想的表达，令诗歌更具描述性和表现力。由此三点分析可断定，在《鸟影进行曲》中，鸟的意象极为生动且具有魅力。

笔者认为，是意象体系构成了《鸟影进行曲》诗歌审美和认识价值的情意境界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其意象组合描绘出的图景与诗人主体审美情感融合，令读者阅读时产生情景交融、虚实相生的想象空间，更有利于把握诗歌内容，领会诗歌主旨，感知诗人的所思所想。

思与情的抒写

在《鸟影进行曲》这组诗里，诗人将自身的思与情倾注于客观物象的描绘之中，以此表现心态与情志，甚至，复杂的思情不能用悲或喜简单地加以概括、划分，但总体上呈现诗人的思考和起伏不定的情绪。

其一，托物言志。这组诗里，诗人借助对某些事物的刻画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，由于隐喻或象征的巧妙应用，赋予了诗中物象的多义性和人格化色彩，比较典型的是《望坊而思》一诗。如，在这首诗里，诗人由“练喉者在坊下忘我而歌”，声“如坊上小池边的怪石，吓乎能吃人”，想到石坊耸立千年，面对世间百态“任凭涧中春水向下泄去/直到千涸”，再延伸到诗人内在的一种身不由己的遐思。石坊站在那里可能不是石坊的本意，人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也“全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”，这是一种无奈。在这里，“石坊”作为拟人之物具有象征性，诗人通过它抒发内心消极的情绪，道出其对世事的认知或理解，更重要是通过描写的物象表明心迹或人生的态度。这种托物言志或抒情的诗歌表现手法在另一首诗《靠近，或者走过》里也得到了应用，如，诗中鸟作为文本的主体意象代替诗人表达上升至某种境界后，“光荣、辉煌、灿烂”或“疼痛、凌辱、诀别”都会变得“无所谓”。虚拟之中的鸟或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，或是其有意塑造的用以比拟现实生活中的他者形象，从而衬托一种超然物外，率性本真的思想与情感。《庄子·外篇·让王》里有句话：“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邪？”意思是说，驾驭对物质的欲望，但却不被外物所役使，这样又怎会受到牵累呢？而这首诗呈现的诗人的本真，便在于显示这种无为无欲、大智若愚的超脱境界，其超然物外的情志彰显诗人向往一种抛弃尘世物欲诱惑，避免纷争与浮躁的清静生活。

其二，借景抒情。在《鸟影进行曲》中，诗人通过渲染一种身处的“境”，营造由此产生的情绪，如在《淋雨而望》中，诗人由“雨丝”联想“佛”“囚于绝壁”，也许“他想于我般/大声呐喊，不，不，来些闪电吧/来些闪电吧，让谁们寸步难行/让谁们在雨中怯步”，而这种情绪的产生与诗人置身雨天之境有关，因此应归纳为借景抒情的范畴。又如在《哀戚之态》中，诗人将酒后的自己与落寞之鸟的形象融为一体，感受到“迷乱之间演绎出清晰的哀戚”，进而表达出“这才是致命的关键/诱惑不够胆大，酒气不够重天/逃离时仍旧感到疼痛，不论多媚/没鸟在乎，没人在乎”的情绪，这首诗表明诗人的一种“醉态而吟”状态，而其想要表达的情感也与诗中所描绘的图景有机融合，形成客观事物表达与其主观情愫交融的艺术境界，蕴涵着无奈又忧伤的思情。由这两首例诗可以看到，渗透于诗歌中的情感，是通过营造某种意境来表达的，《淋雨而望》或《哀戚之态》的抒写主旨围绕诗人的消极情绪，因此，诗中呈现的情境或画面根据创作需要采用了哀景写哀情的烘托，并在其中有所寄寓，虚实相合，恰到好处。

毋庸置疑，通过解读《鸟影进行曲》，可以看到这组诗具有主情和主知的两大功能。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诗歌文本抒写一种在场的生活，而诗句注入的思想与情感，也有利于读者挖掘诗性语言蕴藏的深刻主旨。

（瓦楞草，本名于洪琴，70后，吉林人。宁夏作协诗歌学会副秘书长，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，主要从事诗歌及诗歌理论写作，作品见于《星星》《朔方》《诗刊》《诗歌月刊》等。出版诗集《词语的碎片》。）

垒上读诗

匍匐大地唱母亲

□ 龚愿琴

去年，我曾读过70后诗人李鹏的诗集《一束光的坚守》，对诗集中《今夜，母亲不能安睡》《淹没在汗水里的母亲》《皱纹是动感的五线谱》等系列写母亲的组诗印象尤其深刻。也许是因同为70后，也许是因拥有几乎一样的母亲，那些色彩鲜明的诗句、纯朴真挚的情感、简单有力的描绘，深深地打动着我，让我心颤，让我动容，让我很长时间都停留在诗人深情吟诵的“母亲”面前，轻轻徘徊，淡淡留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诚如老作家姜锋青先生在诗集的《序》中所言：“对故乡的怀念，对母亲的挚爱，已成为诗人的一种生命常态。”现在，摆放在我案头的这十四首“母亲系列”新诗，是李鹏再一次回望故乡、全身心地匍匐在故乡的大地上，用一颗“报得三春晖”的寸草之心，对生命之源的母亲所作的亲密拥抱和浓情吟唱。想念母亲、书写母亲、歌唱母亲，是诗人一生也念不完、写不完、唱不完的永恒主题。

古往今来，母亲一直是人类精神家园里一曲吟咏不绝的歌、一幅浓墨重彩的画、一首直抒胸臆的诗。在诗人李鹏的眼里，母亲立在稻田中辛勤劳动的姿态最优美：“我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子像棵秧苗/插在水田里，这时的母亲/像棵桃树开始盛开”（《母亲的身子如一棵秧苗》）；在诗人李鹏的耳里，母亲在雪夜里孜孜不倦地纳鞋底的声音最动听：“母亲手中的纳鞋线，一头拉着柔软/另一头拉着坚硬，就像一头拉着儿女/另一头拉着生活，等待儿女开花结果”（《母亲的纳鞋线又在雪夜响起》）；在诗人李鹏的心里，母亲细致入微的体贴最让人心痛：“加深的，不只是/日复一日的抬头纹/母亲的痼疾，像一只/日渐膨胀的气球/悬在半空，不让儿女触碰”（《母亲》）……勤劳善良的母亲，已然是诗人生命中永不陨落的太阳，有她的照耀，儿女们才会在各自精彩的人生里折射出灿烂的光辉。

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，我以为诗歌是最美的语言表现形式。李鹏是一个灵动的诗人，他的思维活跃、跳动，他的眼光独特、犀利，他很善于捕捉生活中不起眼的细节和不易被发现的亮点，往往一个很寻常的事物经他看似随意的描绘，立刻就会显得形象和生动起来。书写生养自己的母亲，真情实感，真情实意，毫无掺杂，毫无纤尘，感动和回忆俯拾皆是，情节和画面信手拈来，所以绮丽缤纷又不失纯朴真诚的诗句自然就如汩汩泉流，源源不断，滔滔不绝。“母亲将思念放飞蓝天/总希望她的儿女们能够看到/在早晨、在晌午、在傍晚”（《炊烟是母亲的思念》），诗人用母亲一天升起的三次炊烟来表现，将“炊烟”比喻成“思念”，含蓄，贴切，短短三句话，区区30个字，无限缠绵，无限往复，无限的相思一直伸入天空，白云看得见，小鸟看得见，村庄看得见，河流看得见……孩子啊，你们看见了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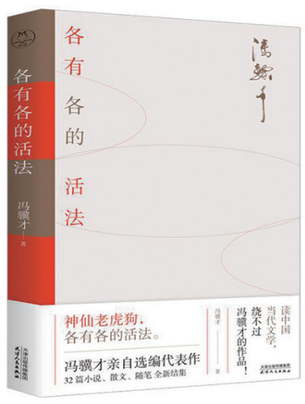
“母亲将夜色揣在怀里/月牙握着童年的手，放入池塘中/一个瘦瘦的影子追赶来时的目光/始终挥之不去的/是褪裸中淡淡的奶香”（《母亲》），读着李鹏如此深情和诗意的句子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我的心灵深处慢慢走出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高大——她的手戴着坚硬的挑针，“只是一顶，就顶出了另一片天地”；我走了，“村口站立的草垛”也朝着我出走的方向，那是她“长年的凝眸”；她的温暖如灶膛里的火光，“靠近灶膛，是我找回温暖的唯一途径”；她是作物心中最皎洁的月光，晚稻总是赶过来拉扯她的衣角，她的芝麻总是节节升高；她不识字，我和门前那棵枣树都不相信她会写诗，但她就是书写大地的诗人，她“以大地为纸，以锄、镰、锹作笔/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/在大地上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/每一横每一竖都是那么整齐有序”，她“写在大地上的诗篇/是那么精巧，那么韵味十足”——笑容依旧，慈爱依旧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是你的母亲，是他的母亲，是我们所有儿女曾经忽视和远离的母亲啊！

李鹏是一个执着和安静的诗人，20多年来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纷繁和喧嚣，他始终站在生活的最底层看世界，始终坚守一颗真诚向上的诗心写世界，至今已出版两本诗集，近百万字。我相信，无论他走得多远，飞得多高，以匍匐大地的姿势拳拳吟唱母亲，是他永远也不会改变的诗歌状态。

读书心得

幸福没有模板，各有各的活法

□ 甘淑媛



每个人终其一生，都在磕磕绊绊中寻找着幸福。《各有各的活法》一书中，冯骥才先生通过刻画清末至今各个时期的不同人物，展示了普通人迥异的生活状态。人世间虽然有千万种活法，但幸福生活是人们共同的奔头。

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守望即是幸福。《陌客》中的唐山人被勾起地震的回忆，“感情就像涨满的湖水，突然决了堤，泛滥开来，恣情奔泻，任什么也阻挡不住了。”失去守望的家人后，幸福也随之崩塌。《老夫老妻》中夫妻两人因琐事争吵，老头儿离家出走。老婆婆冷静过后，想到“外边正下大雪，老头儿没戴帽子、没围围巾就跑了”担心他摔跤受寒，便赶紧出去找他。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回家后，老头儿已理好残局，捅好炉火，眼中“闪出一种羞涩的、发窘、歉意的目光。”她什么也没有说，赶紧给空着肚子的老头儿张罗饭菜。他们的幸福，是在简单岁月里的默默相守。珍惜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的平淡生活，才是守望幸福的智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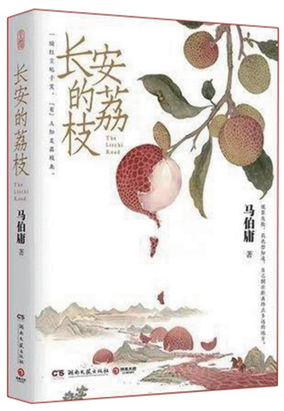
大千世界里，有人甘于守望，亦有人为财奔波。财富是有些人奔走的原动力，是其幸福的所在。《抬头老婆低头汉》中的于姐，在老闷儿下岗后，决定与人合伙开餐厅。“那双天生干活的手从来没停过；桌椅板凳叫她用碱水刷得露出又白又亮的木筋。”后来，为了生意蒸蒸日上的“欢喜餐厅”，于姐在厂中请了长假，放着袜子厂的主任不做，跑到街头风吹日晒当服务员。不过一年，于姐已盘下了“一连三间”的房子扩张店铺，实现了经济自由。富足带来的现世安稳，是他们幸福的标尺。他们在拼搏中挥洒汗水去追求财富，勤劳的双手触碰生活的理想，也追寻在幸福的路上。

有人守望，有人求利，还有一些人，寻求的则是精神上富足的幸福。《摸书》一文中，每日摸书的莫拉，得到了精神上的富足与幸福。对她来说“未读的书是一片密封着的诱惑人的世界，里边肯定有趣味更有智慧；打开来读是种享受，放在手中不轻易去打开也是一种享受；而凡是读过的书，都成为有生命的了，就像一个个朋友”。她在书中圆满，于书中追忆，书给她的精神慰藉，让她在孤单的日子也能幸福地微笑。精神世界的滋养，超越了物欲，精神的圆满，让她即使身在藩篱也能甘之如饴。

幸福没有模板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尺，手中也有一杆秤。读过此书，让我更愿尽己所能，去细品生活的万般滋味，寻觅幸福人生。

在喧嚣中活出一份豪迈

□ 申智英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是马伯庸的历史小说，讲述了九品小吏李善德为将鲜荔枝从岭南运往五千余里外的长安，历尽千难万险。书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，是一位叫阿僮的女性，她的身上有一股“侠气”，凭着这股侠气帮助主人公完成运送荔枝的任务。

阿僮的侠气，最直观地体现在她以一人之力承担起照顾族人、照看荔枝园的责任。父母去世后，阿僮带领族人种植荔枝，年纪轻轻的她却种出了岭南最好的荔枝。当官府砍伐荔枝园时，阿僮为保护族人和荔枝树，拿刀刺向指挥小吏。当对方紧紧按住阿僮的手腕，将她的头死死压入泥土，即便她如野兽被困般无计可施，可她从未屈服，拼尽全力保护着家园。阿僮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沉重的担子，用侠气守护着她继承下来的责任。作者通过阿僮的勇敢和无畏，彰显了唐朝女性更多的勇气和生存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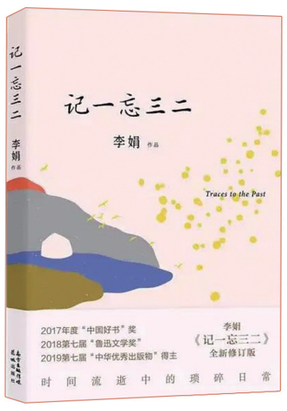
不仅如此，阿僮也有一颗真挚的心，一旦认定了朋友，就必定肝胆相照。阿僮与李善德投缘，不计回报地相授荔枝保鲜的方法。李曾承诺阿僮和族人带长安酒回果园，却因繁忙忘记了此事，阿僮不但毫不介意，反而在李善德过生日时，送他园里每年只产一枚的贡品“丹荔”。李向阿僮致谢，阿僮却不以为意地摆手：“谢什么，好朋友就是这样的。你忘了给我带酒，但我还是愿意给你拿丹荔。”阿僮交友不被琐碎和利益干扰，行事一身侠气，才使她不断收获真正的友谊和幸福。

阿僮的侠气更在于她善恶分明，危难当头能见义勇为施以援手。对阿僮来讲，荔枝树是父母爱的延续、是族人生活的依靠。李善德承诺保护这片园子，却因朝廷给的压力砍向荔枝园。阿僮悲愤不已，虽因此事对李善德怀有深怨，却能够释怀。在李善德一家被流放到岭南时，阿僮收留并善待他们。书中结尾处，阿僮招呼李妻喝酒，甜甜地唤着李家大嫂。虽然她曾受过伤害，但是她愿意放下怨恨，这小小荔园里，充盈着真正的侠气。

“少年骑白马，执长剑，快意恩仇”是侠气，“少女栽荔树，执短刀，笑对生活”未尝不是另一番侠气。少女阿僮便是我心中的侠者，她护住了族人和荔枝园，保住了李善德一家的幸福。若能去到书中，我也想与阿僮结为好友，定会在喧嚣中活出一份豪迈。

吻我以痛，报之以歌

□ 杨罗琪



《记一忘三二》是作家李娟十余年来的随笔结集。30余篇以“记”为题的文字从各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生活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了李娟的质朴与勇敢。其中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自洽的人生态度，她能微笑面对世界灰色的一面，并以戏谑的口吻诉诸笔尖。

文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李娟与母亲之间紧张的母女关系，而李娟总是温柔以待。李娟的母亲算不上一个温柔的母亲。她会因一件小事对李娟生气，会用残羹剩饭霸占李娟的冰箱。然而即使母亲待她不好，她还是会在长大后给母亲报旅行团。见母亲玩得开心，哪怕母亲想去更远的地方，会花更多的钱，她也支持母亲的旅游爱好。无法选择血缘关系，那就选择接受，柔软对待拧巴的母女关系，而非做一个笼中困兽。

不仅如此，李娟在灰色的学生时代里也能自得其乐。幼时李娟成绩并不好，作为惩罚，老师让优生打差生。教鞭打断在谁身上，就由谁来赔。不巧，李娟赔了两根。当被母亲问起为什么要赔教鞭时，李娟直呼：“这叫人怎么回答呀！”还在背地里默默吐槽老师对教鞭的要求就跟美猴王选兵器一样挑剔。李娟此等经历，无疑是不快乐的，但李娟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，也展现了李娟自洽的人生态度。

即使遭到外婆冷漠的对待，李娟依旧能以温和的心态获得自洽。小时候，李娟外婆为了省下过年时的压岁钱，每年都不过春节，只过一些不怎么花钱的节日：端午节，重阳节……可世事总有意外，一次春节给钱的时候，邻居男孩在旁边盯着看，外婆作为邻里间年高望重的长辈，脸上过不去，于是李娟破天荒地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来自外婆的压岁钱——两毛钱！李娟甚至不知道这笔钱是多是少，结果邻居家的男孩接到两毛钱时，竟然跳起来拒绝，像受了奇耻大辱般跑掉了。独留李娟一人愣在原地，隐约觉得，可能两毛的确有点少了吧……哪怕李娟没有一个爱她的外婆，她依然能够苦中作乐，幽默地调侃外婆，达成人生的和解。

命运并不厚道，没有给李娟优渥的背景，没有给她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但她从始至终没有强烈的抱怨，有的只是接受这一切并且以戏谑的口吻说出来，自洽于人生种种。缓缓合上书，我仿佛看到李娟一张含泪的笑脸。

书香一瓣

身染书香，心自怡乐

□ 何双艳

我喜欢读书，喜欢书的味道。一直以来，我的手边、桌旁、床头，总有悦心的书籍陪伴。

记忆中的老家，一眼望去都是绵延不断的高山，这片大山孕育了我成长，但也阻碍着我的步伐。幸好，我还有书，它带我走过万水千山。在三毛的《沙漠中的饭店》里，我停下脚步，满心欢喜地与他们一起吃“春雨”、品“云翅”，眼笑眉飞地看荷西夸张的肢体语言，享受那令人回味无穷的“笋片炒冬菇”。我还不满足，又追随着沈从文的脚步，在桨声橹影中，领略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。在被大山环绕的村庄里，读书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，收获天马行空的快乐。

当我离开父母，胸怀豪情地踏入社会，书依旧伴随在我的身边，随时抚慰我的惶恐。工作的忙碌，并不影响我抽空读几页书。我常伴着温暖的光，和李娟一起进入阿勒泰的《冬牧场》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看到居麻以“前面都有块玻璃”为由，想用望远镜换DV机时，我笑得打翻了茶水；读到“每天把牢骚拿出来晒晒太阳，心就不会缺钙”时，我豁然开朗。那点疲惫，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空闲时，我还会与梁实秋一起探寻《快乐》的真谛，原来“快乐是在心里”“只要把心胸敞开，快乐也会逼人而来”。天晴和下雨都是良辰美景，工作与休闲皆是快乐的事。书治愈了我的烦恼与焦虑，不仅让我获得内心的平静，还给予我无限的力量，让我找到心中那个幸福的自我。

岁月磨砺，青春不再，但书香已渗入我的肌骨。晚间与家人闲坐，我兴致勃勃地看林语堂的《春日游杭记》，忍不住念出声来：“凭窗远眺，内湖、孤山、长堤、宝淑塔、游艇、行人，都一一如画。”足不出户，就能与家人共同欣赏千里之外的西湖美景，日子也生动活泼起来。休息时，我也常和朋友一起热烈地讨论人生百态。梁实秋说“中年的妙趣，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，认识自己”“四十开始生活，不算晚”。这不正是对我年过40学写作最大的鼓励吗？所谓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，与家人朋友一起读书，更能收获双重的愉悦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”每一次翻开书卷，我的心便有了依靠，有了着落。沉醉在书香中，似与故人谈心，听它为我指明方向，疗愈伤痛，滋养灵魂，我亦收获满心欢喜。